

張右史文集

一二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七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
以為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
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
善惡其報應如表影報響之不差也譬如人
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
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于鄰國而贏

千金爲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
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
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
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廐庫而守之
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
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
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
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
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

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于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旦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

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
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于暴秦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
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
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
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
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
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

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
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果設為
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
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
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
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
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々藉々以力相勝于
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党者焉夫能
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

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
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
故順命受教悅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
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
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
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
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
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尽勢窮凌遲
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已來天下分

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
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
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
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
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于壽春
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
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
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
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

不敢犯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
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
強雖共甚強其力然天下之情不爱其德而
惡其乱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于須臾
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
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
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
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
之母乳之則不爱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

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止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援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

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因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

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
勝敗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
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
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
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
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
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
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
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

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
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
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
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
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
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
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
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
凝之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

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趙黃澤乘
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
襲太原是莊宗趙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
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
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趙太原所以
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
防故唐不亡而梁人唯不能蔽其所忌故莊
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
從之者此之謂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嘗患于不得已而為之夫事
至于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
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
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
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脩其先為之防曲
為之脩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嘗從
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
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

欵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爱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于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

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属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